



世纪前沿

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美] 理查德·桑内特 著

Richard Sennett

黄煜文 译

肉体与石头

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肉体与石头

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美] 理查德·桑内特 著 黄煜文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忧思现代文明的另类视角

——读理查德·桑内特的《肉体与石头》

赵立行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人类总是在期待中匆匆前行，而人类的心灵层面却时时回溯过去，希望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找到某种关系。在匆匆前行的背后遗留下无数的文明痕迹，而时时的回望则成就了一部又一部的文明史。不同的时代环境、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历史意识，促成了不同的观察文明的视角。在过去传统的历史学中，从政治和军事角度观察者有之；从文化的角度观察者有之，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观察者有之。尽管在传统历史学中，这些角度之间也有着矛盾和争论，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等形形色色新型流派的兴起，传统历史学的整体界限已被突破，被传统历史学长期忽略的领域被挖掘出来，看似“另类”的视角为历史学增添了不少的活力。理查德·桑内特的《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就是诸多另类视角文明史之一种。

理查德·桑内特对人类文明演进的考察，聚焦于人类身体和城市这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分开来看都是极其普通的，人类身体是无处不在的，城市也是文明的重要构成要素，但是在传统的文明史中很难看到这两者有什么密切的关联。正是在这样一个普通但又被忽略的领域，在身体与城市之间复杂关系的表现中，桑内特确立了复原人类文明史的

架构。

在桑内特的架构中，人类自希腊以来的城市发展史被浓缩概括为三种身体的形象，分别以身体的不同器官来命名，它们又对应着人类历史上的三种城市理念和类型。每一种类型都体现着身体体验与城市形象的相互关系，其中身体体验塑造着城市的形象，反过来城市形象又回应和加强着身体的体验。第一种类型，他命名为“声音与眼睛的力量”。在这一部分，他以具体社会生活的事例，向我们展示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时代人们是如何以声音和眼睛来参与城市生活、塑造城市形象，以及城市的形态如何规训着人们的身体行为的。这些身体行为在城市空间的展示，从具体的角度反映了希腊和罗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风尚。希腊人更注重声音，也就是自我的表达和彼此之间的袒露心胸。希腊人对裸体的注重其实是对自我公民身份的强调，对彼此真诚表露自己的肯定；无论是公共集市还是公民大会的场所，或者普通居民的房顶，都是一个聆听声音和发出声音的地方。这些声音引导人们更加关注集体、关注城邦集体的利益。与此相对应，希腊的城市建筑是开放式的，易于沟通的和便于声音传达的。与希腊相比，罗马人更加注重眼睛。罗马人的建筑往往注重中心，强调一致，强调秩序。罗马的万神殿、竞技场以及所征服地区的城市，都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理念，指望通过这些建筑驯化人们的眼睛，让人们观看并相信，把威严、永恒和秩序的观念浸透到人们的内心。第二种类型称作“心脏的运动”，主要是探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理念和身体的体验。在这一部分，作者主要探讨了两对矛盾以及这两对矛盾如何体现在城市空间方面。他探讨基督教平等、禁欲的理念如何塑造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以及这种新的理念如何消除了希腊和罗马声音和眼睛的力量。基督教徒虽然生活在现实的城市空间中，但是他们的心灵却要转向上帝，避免现实的诱惑，这就需要营造一个模仿基督、服务虔诚事业和将信徒凝聚为一个社团的空间。因此，中世纪城市理念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设立慈善机构以及如何配置礼拜问题，从外表的装饰转向内部气氛的营造：城市

就“如同一个修道院”，能够制造“晕厥”的效果。第二对矛盾产生于商业经济的复兴对基督教伦理的冲击。这其中经济个人主义和基督教社团意识、商业对基督教城市空间的占领，都形成强烈的矛盾。身体的纯洁与感染概念被用于社会生活之中，恐惧中西欧出现了比较奇特的隔离现象。其中桑内特着重考察了威尼斯犹太隔离区现象，这是身体意识影响城市空间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身体上封闭犹太人满足了基督教徒渴望纯净的愿望，同时也剥夺了犹太商人的社会野心。最重要的是，它能够让统治精英们继续利用犹太人的经济力量为自己服务。第三种类型称为“动脉与静脉”。作者认为，哈维对人类身体血液循环理论发现，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理念的改变。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身体的话，那么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道路就是血液的动脉和静脉，循环系统成为城市结构中最中心的设计。这种理念强调畅通、迅速和舒适。以此为起点，开始了迄今为止的现代城市设计的模式。这种设计在给生活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排斥了人的身体对城市的参与和在公共空间的停留，过去的公共空间不存在了，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意识，人们的感受和感受的能力越来越弱，舒适和快速是以麻木人的心灵和同情心为代价的。通过这三种类型的描述，桑内特试图告诉我们，文化在创建和利用城市空间方面曾经起到过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的城市理念却在造成文化的缺失和人们心灵的麻木。人类只有重新回归身体，回归感觉，才能真正恢复被现代城市文明所排挤掉的人的身体和文化。这是本书写作的目的，也是本书所得出的结论。

桑内特是从对现代文明的忧思开始考察人类身体与城市文明的，建立身体与城市的关系当然是本书独特的视角，体现着他历史和现代文明的深深的思考。但是，这本书的出现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他长期对该问题关注和研究的结晶。从某种程度上讲，桑内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桑内特出生为芝加哥人，性情上是纽约人，此后他又居住到伦敦。他早年投身音乐学习，以当一个专业大提琴手为理想，但手部手术使他的理想破碎，之后转入了研究领

域,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在耶鲁任课。在 70 年代早期, 他前往纽约大学, 后来他在那里设立了有影响的纽约人文学院, 1999 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担任社会和文化理论方面的教授。桑内特写过一系列的著作, 包括三部小说, 他的知识跨越建筑学、装饰学、音乐、艺术、文学、历史和政治经济理论。而且, 在这些学科之上, 他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人类体验的细节。这些著作包括《混乱的运用: 城市生活对个人身份影响的研究》(*The Uses Of Disorder, 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city life on personal identity*)、《阶级中隐藏的伤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公共人的衰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眼睛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the Eye*)、《不平等世界中的尊敬》(*Respect in a World of Inequality*)、《品性的腐蚀》(*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等。这些著作主要探讨城市经验, 以及权威、现代主义和公共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所关注的“物质力量的增长和选择度的自由会伴随着自我尊重的危机”、“一个更加富裕的社会里工人阶级关于自我意识和地位的混乱”、“公共和城市生活变动的形式”等问题, 都可以在他的《肉体与石头》中找到。

《肉体与石头》不但体现了桑内特个人的独特观察视角, 同时也体现了反思现代文明的总体的思想趋势。桑内特从身体的角度介入对文明的研究, 深受米歇尔·福柯的影响。作者自己也说, 他是受到福柯的影响才开始研究身体史的。桑内特认为, 城市的设计和安排都在一定程度上规训着人们的身體和思维, 同时压制会导致创造性的抵抗和顺从, 这些都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福柯最重要的著作《规训与惩罚》中的观点; 桑内特的观点也反映着新城市主义的理论。新城市主义起源于上世纪 80 年代, 其主要针对社会公众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满: 冷冰冰的钢筋混凝土森林让人们失去了自我, 过多地强调经济竞争而使城市出现了严重的公正和公平的问题, 千篇一律的城市规划也使城市失去了地方和传统特色。因此, 新城市主义的理想回归自然、回归生态、回归文化, 而这样的情怀在《肉体与石头》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在桑内特的著作中，我们同样看到后现代的理论和方法。桑内特并没有把历史看成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把自古希腊以来的历史分成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并不是置于一个线形发展中，而是置于一个平等的平台上，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而这正是后现代的倾向。同样，桑内特通过对身体与城市的考察，并没有得出现代必然比过去进步的观点。相反，他认为现代的文明甚至不如古代的文明，我们在进步过程中所抛弃的东西。正是我们现在要寻求的东西。这也是后现代反现代的理论之一。也许，我们了解了这些理论的趋势，才能更好地理解桑内特的忧思。

桑内特以轻松的文笔论述了深奥的理论问题，以翔实的普通社会生活的资料论述了比较严肃的话题。此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哲理性。尽管他在确立身体与城市的联系时忽略了更加丰富的历史场景和内涵，尽管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所牵强附会的嫌疑，但无论如何这本书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类文明的新颖视角。他揭示的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给我们这些穿行于大街小巷、行色匆匆的现代城市人反观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

2006年1月17日

谢 辞

《肉体与石头》初稿发表于1992年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我要感谢尽地主之谊的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教授,他帮助我想清楚了许多问题。关于古代城市的部分,是在1992年与1993年之间在罗马的美国研究院完成的。我要感谢院长查特菲尔德-泰勒(Adele Chatfield-Taylor)和主任教授贝尔(Malcolm Bell),他们相当热心。1993年,由于待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缘故,而得以一窥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的手稿。对此,我要感谢中心的主任布利泽(Charles Blitzer)博士。

这本书曾由几个朋友阅读过。高等研究所的鲍尔索克(Glen Bowersock)教授提供了我第一章的写作关键;纽约大学的诺曼·坎特(Norman Cantor)教授协助我找到了中古巴黎的整个历史脉络;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教授很仔细地传授我建筑史方面的知识,普林斯顿大学的休斯克(Carl Schorske)教授协助我完成启蒙运动的章节;高等研究所斯科特(Joan Scott)教授和新社会研究院蒂利(Charles Tilly)教授,则以带有宽容的批判眼光检视了整个手稿。

诺顿出版社的巴伯(Edwin Barber)仔细且会心地阅读了本书,安德尔曼(Ann Adelman)在排版上相当注意作者的自尊心。本书由沙佐(Jacques Chazaud)设计,马拉西亚(Andrew Marasia)印制。

我的朋友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和西格尔(Jerrold Seigel)相当支

持我，他们也对我给予批评，让我的写作过程不那么寂寞。还有我的妻子萨森(Saskia Sassen)，她是我生活探险中一个热情的伴侣。这本书要献给我们的儿子，在这本书形成过程中，他的成长带给我们莫大的喜悦。

我要特别感谢最后几年跟我一起研究的学生们。麦戈伊(Molly McGarry)研究建筑物、地图以及身体的意象；费米亚(Joseph Femia)让我了解到断头台是怎样运作的，从而构成我写作的根据；塞里索拉(Anna-Sophie Cerisola)帮我翻译法文并加了大量注释。如果没有斯勒库姆(David Slocum)这位研究生的帮助，我几乎无法完成这本书；他耐心地寻找资料，并且仔细地辨认手稿上不计其数的改动之处。

最后，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朋友福柯(Michel Foucault)，15年前由于他的缘故，我才开始研究身体的历史。在他故世后，我停止了这本书的写作，几年后，才以完全不同的态度重新开始。我认为，年轻时候的福柯应该不会喜欢《肉体与石头》这本书。理由我在导论中作了解释，福柯到了人生最后几年的时候，才真正指引了我这部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导论

身体与城市 *

《肉体与石头》是一部以人类身体的体验而写成的城市史：从上古时代的雅典到现代的纽约，在城市里，女人与男人是如何迁徙的，他们看到或听到了什么，他们闻到了什么气味，他们在哪里饮食，他们如何穿着，他们何时沐浴，他们怎样做爱？虽然本书是以人的身体来理解过去，但它并不是描绘城市空间内身体感觉的历史一览表。西方文明长久以来相当看重身体的尊严以及身体的多样性；我想知道，从建筑、都市规划以及计划的实施中，能不能看出人类身体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困顿。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对当代问题的种种困惑：绝大部分的现代建筑都已失去了外观上的美感；呆板、单调，整个都市环境让人了无生趣。较之现代人对于身体的感觉与自主性的重视，这种感官剥夺(sensory deprivation)更加显著。当我开始探索空间上的感官剥夺现象时，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专业上的失败——现代建筑师与都市计划专家都无法主动地将人类的身体与他们的设计结合在一起。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感官剥夺的问题其实是有着更深远的历史因素。

* 导论的翻译承蒙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王芝芝教授细心指点，特此致谢。文中如有疏漏错误，均由译者负责。——译者

1. 被动的身体

几年前，我跟一个朋友到纽约近郊的购物中心看电影。我朋友的左手在越战期间被流弹击中，军医不得不从手腕以下将其整只手掌切除。现在，他戴着机械装置，有金属手指，能够拿餐具或打字。我们看的电影是一部残酷的战争史诗，不过我的朋友似乎没什么感觉，只是偶尔批评一点技术上的问题。电影结束后，我们在外头等人，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看跟我们约好的朋友到了没有。我朋友缓慢地点燃雪茄，然后用手拿着烟，旁若无人地将烟叼在嘴上。观众坐着经历了两个小时的爆炸与撕裂，对于当中精彩场面热烈鼓掌叫好，他们的确很享受这些血腥的画面。人们从戏院里陆续走出，并经过我们身边时，不安地瞥了一眼我朋友的金属手掌，然后走掉了；我们仿佛是人海中的一座孤岛。

心理学家雨果·闵斯特贝格(Hugo Munsterberg)在1911年首次观看无声电影时，觉得现代的大众媒体也许会让人感觉迟钝，在电影院里“充实的外在世界突然失去了重量，人完全从空间、时间与因果律中解放出来”，他担心“电影会让人……完全孤立于现实世界之外”。^[1]几乎没有哪位军人能在充斥断肢残躯的电影中得到丝毫乐趣，同样的，电影中所呈现出的性愉悦也跟实际恋人间的性经验没有什么关联性。几乎没有影片会拍两个老人，或者是两个脱光衣服的胖子在做爱。电影的性镜头，其伟大之处就在于，连上床的镜头都是演出来的，这是人类史上的创举。大众媒体所展现的东西，与实际的生活经验有着极大的断裂。

[1] 雨果·闵斯特贝格：《电影：一个心理学的研究，1916年的无声电影》(The Film: A Psychological Study: The Silent Photoplay in 1916,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1970; 1916), 第95页，第82页。

继闵斯特贝格之后而起的心理学家为了解释这种割裂，便将研究焦点放在大众媒体对观众的影响，以及媒体本身所运用的技术上面。观看带来了平静。虽然在数百万的观众中会有那么几位可能特别喜欢观看屏幕上出现的折磨与强暴镜头，而这些人后来也变成了虐待狂或性暴力加害者。不过，就那些看到我朋友金属手掌的人来说，他们完全是另一种反应：对于暴力共鸣的经验让他们对于真正的疼痛没有了感觉。例如心理学家罗伯特·库贝(Robert Kubey)和米哈伊·奇凯岑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在对电视观众所作的研究显示，“人们在被动、放松以及漫不经心当中，从电视获取了某种生活体验”。^[1]过度地摄取虚拟的疼痛或虚拟的性爱，只会让我们身体的知觉越来越迟钝。

我们虽然比我们的曾祖父那一代更能够正视或者表达我们对身体的感觉，然而在身体自由上却不一定有相同程度的解放；至少透过大众媒体感受身体的方式反而比那些害怕表现身体感受的世代要被动得多。要怎么样才能让身体过一个道德及感觉丰富的生活呢？怎么样才能让现代人更能够察觉到彼此的存在，并且在身体上反应更敏感呢？

人类的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明显影响了人们彼此间的互动方式，他们是如何注视对方或聆听对方讲话(不管是面对面还是远距离沟通)。譬如我们已看到了战争片是如何影响了观众，致使他们看到我朋友的手也无动于衷。我们在纽约市北郊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看电影。这是个不起眼的购物中心，大概是上一世代所建的，约有30家左右的商店，座落在高速公路附近，其中还包括了电影院。电影院周围则是杂乱无章的大型停车场。这是正在发生的向巨大都市转变的结果，人口从拥挤不堪的市中心流向比较宽敞却也比较杂乱的空间，如郊区的住宅区、购物中心、办公区、工业区等。如果说郊区购物中心的电影院是个用来聚会的场所，可以让人在装有空调的舒适环境下感受欣赏暴力所

[1] 罗伯特·库贝和米哈伊·奇凯岑特米哈伊：《电视与生活质量：观看是如何塑造每天的经验》(Televi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How Viewing Shapes Everyday Experience,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90)，第175页。

带来的快感，那么人口在地理分布上的分散化致使人们在现实中感受弱化，并且压抑了身体感觉功能。

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某种身体上的体验让这种新地理学得以成立，也就是速度感。时至今日，人类旅行时的速度远超过我们祖先的想象。移动的技术——从汽车到连绵不绝的高速公路——让人类可以从拥挤得如同包裹般的市中心移居到城市边缘地区。空间成为达到移动目的的手段——我们现在用来衡量都市的空间，是以开车穿越一座城市或者离开城市的容易程度来衡量的。都市空间限制着移动的力量，但它的性质绝对是中性的：只有在影响驾驶的各种因素减少到最低的状况下，驾驶员才能安全开车；顺畅驾驶需要有标准的标牌、隔离带以及排水系统，还有街道上必须排除除驾驶员以外的任何生命体。当都市空间的功能变成了纯粹用来移动的时候，都市空间本身也就失去了吸引力；驾驶员只想穿过这块空间，而不想注意这块空间。

移动中的身体所处的状态也加大了身体与空间的隔断。光是速度本身就让人难以留意那些飞逝而过的景致。配合着速度，驾驶汽车，颇耗费心神，轻踩着油门与踩煞车，眼光还要不断地移动在前方与后视镜之间。拿这些驾驶汽车的动作与驾驶马车所要留神的一切相比较，开车需要留心一些琐碎的事。在现代社会的地理中旅行并不需要花费太多身体的力气，因而也不用太投入。事实上，道路变得越来越直、越来越划一，旅行者就越来越不会在意街道旁的行人与建筑，因为他的目的只是为了移动，在这个越来越简单的环境中只需作一些细微的身体动作就行了。因此，新的地理学强化了大众媒体的效果。旅行者，就像电视观众一样，处于一种被催眠的状况下，并以此来感觉世界；身体完全没有感受到空间的存在，只是被动地在片断而不连续的都市地理中朝着目的地行进。

高速公路的工程师、电视节目的导演，这两者都创造了所谓的“无阻挡的自由”（freedom from resistance）。工程师设计了没有障碍、让

人开起车来不用花力气也不用太投入的道路系统；导演则为人们寻找一切让他们看起来不会觉得不舒服的节目。从电影放映完毕，人们走出来看到我朋友时所表现出来的退缩神情，我知道我朋友吓着他们了，一具印有实际经验的烙印并在此拘束下还能动弹的身体，要比影像中的伤痕更有震撼力。

这种想让身体不受阻挡的渴望，还伴随着一种对接触的恐惧，这种恐惧从现代都市设计中可以明显看出来。譬如在选择高速公路的行驶路线时，设计者经常会以交通干线将住宅区与商业区分隔开来，或者以道路作为划分住宅区内的贫富或种族的界线。在社区发展上，设计者喜欢将学校与住宅设在社区的中心，而不是设在能与社区外的人群接触的边缘地带。这种思维屡见不鲜，于是买房子的人便越来越觉得这种有篱笆墙与外界隔开的住宅代表着一种良好的生活。因此，我们也就不必惊讶于鲍姆加特内(M. P. Baumgartner)在针对市郊(就像我和我朋友去看战争片的电影院所在的市郊一样)所作的研究中发现的现象，“每天，生活里都要努力否认、减少、控制和避免冲突。人们避免彼此面对面，并且不愿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不想当面谴责恶行”。^[1]一旦与他人接触，自己就有可能冒风险，以至于把某事物或某人当成与己无关的事物或人。现在的科技已可以让我们避开这种风险。

因此，若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于1751年所画的两幅版画，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在《啤酒街》与《杜松子酒巷》这两幅版画中，荷加斯特意将他那个时代伦敦的有序与无序画出来。《啤酒街》显示了一群人紧挨着坐在一起喝啤酒，男人将他们的胳膊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对荷加斯来说，彼此身体的接触代表着社会的连结以及秩序。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南部的小镇上还可以看到人

[1] 鲍姆加特内：《市郊的道德秩序》(The Moral Order of a Suburb,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第127页。



威廉·荷加斯《啤酒街》，1751年，版画。感谢耶鲁大学刘易斯·沃波尔图书馆提供。

们抓着对方的手或前臂，表示他们是很严肃地在跟你交谈。相反的，《杜松子酒巷》展示了一个社会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每个主要人物都只看到自己，他们都喝醉了。《杜松子酒巷》中的人，肉体都已经失去了感觉，他们感觉不到别人的存在，甚至也感觉不到楼梯、板凳以及街上的建筑物。这种身体接触的缺乏，构成了荷加斯画中城市空间无



威廉·荷加斯《杜松子酒巷》，1751年，版画。感谢耶鲁大学刘易斯·沃波尔图书馆提供。

序的景象。荷加斯画中对在城市中身体所呈现出来的有序与无序的概念，与那些为害怕拥挤的顾客设计封闭性社区的建筑师的想法大不相同。在今天，秩序代表着缺乏接触。

这种明显的区别——现代城市不断延伸的地理形态，与人类身体失去感觉的科技相映成趣——让一些现代文化的批评者得以宣称，现代与

过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对现实的感受力以及身体的活动能力一直在减弱,现代社会似乎变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批评家们都认为,这场历史转变的源头,要从城市群众特征的转变说起。过去大众多半紧密地居住于市中心,现在则分散开来。现代市民所聚集的地方是购物中心,而它不具有任何生活共同体的意义,聚集也不是为了追求政治权力。对于现代大众来说,他人身体出现在自己面前所带来的只是威胁感。这种看法在社会理论里,已经由一些大众社会的批评家提出了,比较著名的有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

不过,我所要挑战的却正是这种观点。现代城市的地理学,就像现代科技一样,将西方文明中根深蒂固的问题搬到了台面上,我们必须开始想象一个人人与人之间都能彼此察觉与接触的空间。计算机屏幕以及市郊零散的住宅区是最近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街道与广场上、教堂与市政大厅里,还有住房与庭院之间,乃是人们群聚交流的地方——石砌的老建筑让人能够去接触,至于精巧的设计则反而让人失去了荷加斯版画中所预示的对肉体的那种知觉。

2. 本书的计划

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写《历史名城》(*The City in History*)的时候,借由追溯城墙、房屋、街道和中央广场演变(这些是构成城市的基本形式),来描述4000年来的城市历史。我的学养有限,见识也比

[1] 参见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阿多诺合著“文化产业:以集体欺骗作为启蒙”(“The 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载于《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ontinuum, 1993; 1944),库明斯(John Cummings)译,第120—167页;阿多诺著“文化产业的再思考”(“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载于《新德国批判》(*New German Critique*),第6期(1975),第12—19页;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先进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